

別具一格的政治遊記

「愛荷華秋深了」讀後

江漢

書名：愛荷華秋深了
作者：司馬桑敦
出版：爾雅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六十六年七月
頁數：二百二十頁，三十二開本

一

「愛荷華秋深了」是一本散文集，共收二十五篇，其中大部份是作者訪問美國、韓國和日本的遊記，其餘則為幾位國際作家的訪問記，如訪陳若曦、三浦綾子以及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寫作班的幾個人物。各篇的寫作時間，早自一九六三年，晚至一九七七年。

作者司馬桑敦這個名字，對我說並不陌生，因為從民國四十三年迄今，他一直是聯合報駐日特派員，不時在聯合報上寫些國際政治的專欄。然而對於司馬桑敦的文學作品，如長篇小說「野馬傳」（一九五九，香港），短篇小說集「山洪暴發的時候」（一九六六），報告文學「江戶十年」及「扶桑漫步」（一九六四），傳記文學「張學良評傳」（一九七三——七

四，連載於香港「中華月報」等等，我一直還無緣拜讀，因此無法將這本散文集拿來跟他過去的作品作個比較，這是不無遺憾的。

二

「愛荷華秋深了」這本散文集，愈讀愈感受到政治評論色彩之濃厚，這顯然跟作者年年撰寫國際政治的專欄有很大的關係，成了「三句不離本行」了。我想，也許可以這麼說：這是一本以遊覽記勝為緯以政治透視為經的散文集。作者對異國的風土民情，常常是透過政治的觸鬚去掌握去評論的，這就跟單純的感官的描述異國風光異國情調的遊記散文形成迥異的風格。

觀察的銳利，評論的深刻，由此而形成強勁的思想見解的衝擊力，這是本書給人印象最深的地方。這強勁的衝擊力往往使人產生驚詫，驚詫後使人思索，思索後有時雖然驚詫依舊，有時則不能不報以強烈的共鳴。

在本文中，我僅就最具特色的十幾篇「政治遊記

」為範圍，作個簡單的評介。至於國際作家訪問記的部份，因篇幅關係，從略。

三

「蠻漢灘小住」、「嬉皮的世界」、「哈林區散步」三篇是作者遊覽紐約的遊記。我們不妨回想一些剛從臺灣出去的留學生，初臨紐約的曼哈坦市中心，看到高得嚇死的大廈，一大片一大片，像森林似的，要刺破雲天，心裏又緊張又興奮地跳個不停，口裏喃喃自語：「啊！美國真偉大！美國真富強！」從此他便戴起「偉大富強」的眼鏡，來看紐約乃至美國的一切了。當他再從這些刺破雲天的大廈森林轉到格林尼治村，聳天的大廈不見了，看到滿街的嬉皮，主張放浪形骸、反對傳統、拒絕權威、大搞性解放、立志要擺脫現實、與世無爭，這時他又樂了，口裏直喊着：「啊！美國真自由！美國真開放！」然後，他發現自己莫明其妙出現在哈林區，正想要怎麼歌頌一番時，忽然發現街上行人皮膚的顏色不對，不是白的，而是黑的，心裏立刻閃出大學裏那位洋博士老師的話：「

黑人的智商本來就低，又好吃懶做，簡直不可救藥！」然而落到作者銳利的眼裏，這些地方的風味便大大不同了。大廈林立的曼哈坦市中心，他看到的是一擠、二擠、三少陽光。住在裏面的居民，只能算是「窩」或「窠」，一點也沒有「家」或「宅」的味道，逼得有辦法的居民「從這窩窠式的大廈逃出去，脫離開城市」（頁八）。在格林尼治村，作者聽到的是頭痛欲裂的音樂的爆炸，看到的是叫人心臟都要停止跳動的大膽的歌劇「噢！加爾各達！」且看作者是怎樣形容的：

我去看時，正好是連續上演一周年紀念。說說劇情就够你喫驚了。

我走進場內，正是第三幕上場。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正和她的男友討論生殖器問題。她主張要用尺互相量一量，他們做了。途中這位男友突然發作，便當場把少女衣服剝下，當場把少女強姦了。這一切動作，都如實表演，一絲不苟。接下去，更有各種舞蹈，有交換夫婦的喜劇對話，大都是男女應該一絲不掛的時候，便都一絲不掛。

（頁一六）

在哈林區，作者一眼窺破黑人社會不同的階層：一個是「只要求政治上、經濟上、法律上改革美國，使大家更平等合理的生活下去」（頁二四）的黑人紳士階層，一個是「掛滿馬克思、毛澤東相片」（頁二五）的黑豹黨徒衆，高喊要革命。隨着這些銳利的觀察，作者進而讓讀者去感覺他的政治透視。那些要刺破雲天的大廈跟貌不驚人的華爾街，乃是美國金融資本權威的所在，代表的是追求發大財的政治力量。放浪形骸的格林尼治村，代表的是不發財不過問政治的政治力量。哈林區，代表的是追求黑人權力的政治力量。對於這三種政治力量，作者都作了評論，有的隱約，有的露骨。對於追求發大財的政治力量，可以從作者對高一百零二層的帝國大廈的意見窺探出一些消息：「那座大名如雷貫耳的紐約帝國大廈，所謂一百零二層的摩天樓，十幾架直上八十六層的快車電梯，發動起來全身格格顫抖。就在這一剎那間，我曾暗想：誰說美國是一個年輕國家？這一切不都顯得太老了嗎？」（頁四）對於不發財不過問政治力量，作者雖曾罵他們瘋狂，譏他們野蠻（作者因此把曼哈坦特意譯成「蠻漢灘」），但覺得還可以容忍，因為「和嬉皮接

觸，沒有被征服、被說服或者被侵略的威脅」（頁十七）。至於追求黑權的政治力量，作者一面嘆息黑人紳士階層的想法不爲「輕率的年輕一代」所喜歡，使「中產階級化是抵制暴力革命的最佳政策」不能有效推展；一面對黑豹黨所代表的「輕率的年輕一代」的喊叫，則斥爲「完全像似一種宗教符咒的傳習」（頁二五）。不過，作者對黑人還是心存希望的，他認爲黑人「只是文化背景較淺的一種民族，只要有教育、有技術，他們絲毫不比那些所謂有傳統文明的人不文明多少」（頁二五）。他甚至認爲將來在美國出現一位黑人總統，也不是不能接受的事，因爲有一天他看見一位姿色身材俱佳的黑女郎，「她的迷嬉裝是深紅拖地，亭亭而立，一頭蓬髮圓圓的整齊的有她臉型的三倍大；她兩隻俊目灼灼有光，鼻準和嘴型都很美。因爲她身材很高，顯得她雍容高貴，翩然而蒞」（頁二六），然後作者便突然產生一個念頭，要是有一天這黑女郎做了美國的第一夫人，就是拿她跟「裸了背脊的甘迺迪夫人」比，也沒有什麼比不過的呀！

四

以上三篇紐約的遊記，恰好把紐約劃分成三個世界，代表三種不同方向的政治力量。其實，何止是紐約，全美國的政治，不也大致可以納入這三個範疇裏嗎？作者的政治透視力，由此可見。因此這三篇遊記就成爲以遊記的瓶子來裝政治評論的酒了，確實是別具一格的政治遊記。

五

有關韓國各地的遊記共九篇，其政治評論色彩的濃度厚度，比起紐約的三篇，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作者將這九篇分屬兩個總題，前五篇的總題爲「漢城初瞥」，後四篇的總題爲「再訪韓國」；前者作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後者作於一九六四年八月。在前五篇裏，多少還點染些山川名勝，風土人情；後四篇則是單刀直入，直說是「反映韓國當時的一般政治情勢的」。

作者在這九篇遊記裏所透視出來的當時的韓國政治情勢，與我們從國內的報章雜誌上所得的印象，可以說是大異其趣的，讀後使人不勝驚詫，也不勝唏噓！

一位出身於東京帝大的韓國紳士，藉着幾分酒興，對作者淒楚地傾吐出韓國人的辛酸：

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往回算起，我們做了三十五年的日本奴隸。在這以前，我們是你們清帝國的附庸。在這更以前，我們幾乎一直未曾擺脫過蒙古、遼、金以及你們中國勢力的支配。韓國人最驕傲的一個光輝時代，所謂新羅時代（紀元六八五——九三五），充其量也是在中國盛唐的支配之下的。如今，我們用現代語彙說我們獨立了，但是，我們還是受人支配：一半屬俄國，一半屬美國！（頁一三六）

作者對這位紳士所作的傾吐，委婉地表示「他的話，也許有些語病」；但接着又說：「從歷史角度來理解一個民族心理的形成的話，他的想法未始不應予以同情的」。

一向被我們的傳播媒介推崇備至的已逝的李承晚

總統，大大出乎作者的意料，韓國人對他則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在漢城，不管是軍政府的人或反對軍政府的人，對於統治韓國十二年的李承晚政權，都異口同聲的表示出他們的嫌惡和憎恨。我萬想不到，這位在民主主義美國受教育並且在美國成長的愛國老人李承晚，却在他的執政時期給韓國散佈了如許混亂如許深刻的反民主的種子。韓國許多自由主義者都把李承晚當政時代標題為『黑暗政治時代』。」（頁一四四）

在「黑暗政治時代」中，有揭不盡的瘡疤。「為政者的一些浪費現象，原已是老生常談」（頁一四二）。「日本三井三菱兩大財閥分領韓國經濟的壟斷權利，韓國人實際上便等於被統治在這兩大財閥的統治之下」（頁一四二），這時為政者不圖勤儉自強，反而奢靡浪費，親痛仇快的事，孰過於此？「韓國從獨立以來，單以花去的美援來說便足達三十餘億美元，這中間，韓戰以後佔十七億，韓戰前李承晚時代佔十三億。但是，一直到現在，韓國的經濟依舊是百孔千瘡，一塌糊塗。現有失業人口達二八〇萬之多，這些美援都花向那裏去了呢？戰爭的消耗和國防準備上

的開支，固然是消費的大宗，韓國政府和美國現地業務機構人員胡幹蠻幹的浪費，差不多也是其中的大宗。這種說法，不限於日本人有，韓國人自己也有，就是美國人也有如此說法。」（頁一四二）

就以座落在漢城西郊那一座七層的「白色宮殿」來說吧，這是李承晚的副手李起鵬副總統花掉七百萬美元而修建的一所軍用餅乾工廠。「這座工廠由起工到落成未產生一片餅乾。實際負責供應軍用餅乾的，勿寧是那些圍繞在這座白色宮殿附近的一些零散的食品作坊。現在，這座豪華的餅乾工廠，雖經軍政府收過來改為製造葡萄糖的工廠，但，一直到現在尚未動過工。」——（頁一四三）於是七百萬美元就這樣給報銷掉了。

再如一座跟韓國中央政府大廈同其規模的機構——「美國援韓經濟合作總署」，供奉着兩百多名美國官員外，還有五六百名韓國職員。難怪一個韓國新聞記者要說：「這是支援我們的一個機構，但，有的時候，這也是給我們韓國增加負擔的一個機構。」（頁一四二）

說到美援，在李承晚時代，由於政策不當，美援

反「帶給韓國社會經濟許多煩惱」（頁一四四）。一名韓國日報的經濟記者，就很不客氣地著文「指責美援方向的錯誤，並且特別攻擊美援動輒成為干涉韓國內政的工具。他認為美援只注重消費財方面的救濟，使輕工業過剩，却忽略了生產財的建設。同時，美援農產物的大批進口，擠死了韓國農民，結局，使得消費財的市場也失却有力的顧客」（頁一四四）。這裏所謂輕工業的過剩，恐怕是因為消費者沒有購買力而造成的過剩吧？並不是由於生產超過需要而造成的過剩。美國年年都有大宗的剩餘農產品要出口，這就使得韓國的糧價被長期壓制，得不到合理的調整。如此農民自然貧困，而農民又是韓國人口中的多數，多數的消費者因貧困而喪失購買力，才是輕工業過剩的主要原因。對美援方向的指責，不僅有韓國人提出，美國哈佛大學瓦古那博士「也曾著文指責美援的失敗，他認為美援是盲目的，美援執行者只注意眼前的反共軍事打算，竟忘記如何幫助韓國去改革他們的古老社會，結果，美援自然要產生一些落伍的與反時代的政治現象。」（頁一四四）

李承晚最爲韓國人所不齒的，是一九六〇年爲連

任第四任總統所使用的種種卑鄙醜惡的手段。在投票前一個月，反對黨候選人趙炳玉竟然病死美國，這樣，李承晚在一人競選下，還愁不能連任嗎？然而李承晚却心虛得很，害怕投票率不高，贊成票不多，面子上不好看，因此他除了大肆收買贊成票並威脅反對票外，還以執政黨當權者的身份，給全國警察下命令：「全國各地警察在所轄地要負責拉出保證的票數來，在投票前，各分駐所、派出所或分局的警察，先向主管提出一張空白辭職書，若投票後發覺未達到保證票數時，這位警察便必須打碎飯碗」（頁一四五）。結果，韓國竟創出百分之九十七的投票率，李承晚的贊成票竟高達百分之九十二。「但，就是這麼神話式的選舉，却逼出一個勢如奔流的『四月學生革命』來，一下子，把李承晚的錦繡江山冲垮了。」（頁一四五）

如火如荼的「四月學生革命運動」終於推翻了李承晚政權，主要是「由於軍隊大多同情學生」（頁一四七）。所以，李起鵬副總統全家自殺了，李承晚也就被迫下野。同年七月，在推翻李承晚後的大選中當選為新總統的是在野黨領袖尹潽善。這是「韓國史上

最自由的一次選舉」，美國新聞週刊作如是觀。但掌握實權的却是軍人執政團。翌年三月二十三日，當軍人執政團頒布「政治活動淨化法」，以限制政黨的自由活動時，尹潽善便毅然辭職。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六日，韓國軍政府舉行大選，結果尹潽善僅以十五萬張選票之差而敗給了朴正熙。

作者對朴正熙的所作所為，是貶多於褒的。「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朴正熙曾公開聲明，一旦軍政府把政權移交民治政府時，他決不出馬競選總統」。但，「不滿一個月以後，他又自動聲明取消了他的前次聲明」，因為「這時，他的主將金鐘泌已在他軍政府中央情報部長的崗位上布署好了一套『民主共和黨』的全國組織體系，準備捧他接下去做民治政府的大統領了」（頁一八八——一八九）。此外，如對日屈辱的外交，還有「以學生革命之延長自居的革命領導人，居然下令佔領了學生起居的學團」（頁一九二）等等，這些顯然也都是頗為嚴厲的指責。

在二次大戰後韓國的政治人物中，似乎較能贏得作者的尊敬的，是主張反共主張民主政治的尹潽善。因此作者以帶有敬意的筆調，寫了一篇「尹潽善深院

「清秋」，勾勒出尹潯善的勇毅和寂寞。尹潯善直言不諱地道出韓國的新憲法「是便於總統獨裁的新憲法」。因為，「在新憲法中，國會是非常無力的，而行使政權的『國務會議』，也只是總統的一個諮詢機構，沒有任何權力」（一六七）。尹潯善的聲音雖是「嚴肅的，有意義的」，「但也是寂寞的」！（頁一六八）

「尹潯善深院清秋」這一篇是早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寫的，下距本書付梓已有十五年之久。在這十五年中，韓國新發生的風風雨雨，已使作者不勝感慨，因此特別在付梓前在本篇的末尾加了一段語重心長的「附記」：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中國記者團應韓國軍人執政團之邀赴韓訪問，目的在觀察軍人執政團革命後的第一次民主選舉。當時，見聞所及，理解了李承晚時代的若干獨裁政治和政府失政的地方。此事距今已經十五年之久了，但，遠觀韓國今天的許多情勢，又頗有歷史重演的味道，令人不勝其感慨。（頁一六九）

（一九七七、四、二八、作者）

我想，作者今天要是再寫一篇尹潯善的事蹟，題為「深院清秋」已過時了，恐怕當改作「鐵窗殘冬」吧？

歷史上每一次革命的果實，往往並不能立即為民衆所享有。在黃花崗烈士鮮血的迸濺中，袁世凱笑了，各地軍閥也笑了。而韓國在「四月學生革命運動」之後，至今只留下漢城「塔公園」的一塊紀念碑，供人憑弔，令人興起「往事堪哀」的喟嘆！

六

司馬桑敦以遊記的瓶子來裝政治評論的酒，這樣的風格是擴大了遊記的內容呢？還是破壞了遊記的傳統？有閒情雅趣的人盡可以爲此而喋喋不休地爭論去吧！我自己則在他強勁的思想見解的衝擊下，而應接不暇，一下子驚詫，一下子共鳴，一下子又嘔唏不已了。